

賴清德「偷渡式」竄訪斯威士蘭 外交部：枉費心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賴清德搭乘斯威士蘭國王「私人飛機」竄訪，外交部發言人5月2日答記者問時表示，無論民進黨當局怎麼勾連外部勢力、以什麼形式「拳養他人」，都是枉費心機，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

有記者問：據報道，台灣地區領導人賴清德已於5月2日搭乘斯威士蘭國王的「私人飛機」抵斯。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發言人說，賴清德在宜蘭發生地震後僅幾小

時，棄島內民生於不顧，偷偷鑽進一架外國飛機溜出台灣，大肆揮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竄鬧劇，淪為國際笑柄，拉長「台獨」醜行清單。

發言人說，賴清德之流在國際上灰頭土臉的遭遇再次表明，一個中國原則早已成為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無論民進黨當局怎麼勾連外部勢力、以什麼形式「拳養他人」，都是枉費心機，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無論「台獨」分裂勢力如何隱形變異，都改變不了人人喊打、抱頭鼠竄的命運。

發言人說，我們奉勸斯威士蘭等個別國家看清歷史大勢、順應時代潮流，不要為少數「台獨」分裂分子火中取栗。

國台辦：正值島內遇地震 賴對民眾冷血無情

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表示，此前因有關國家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賴清德企圖乘包機竄訪斯威士蘭被迫取消，但其不甘失敗，竟然不顧顏面，以偷雞摸狗的方式外竄至斯。當前島內正遭遇地震，賴清德不顧不顧。由此可見其對島內民眾冷

血無情，「台獨」立場頑固，是徹頭徹尾的「麻煩製造者」。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大義所在，賴清德如同過街老鼠的醜態行徑，必為國際社會所恥笑。維護台海和平穩定、過上安穩富足生活，是島內民意所盼，賴清德不顧民眾安危、肆意欺騙民眾，必為廣大台灣同胞所唾棄。賴清德費盡心機炮製的所謂「外交成果」，不過是玩弄伎倆、貽笑天下。祖國必然統一大勢滾滾向前、不可阻擋。

香港文匯報專訪中國法官梅汝璈之女梅小侃

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 以史為鑒不是空話

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正式開庭，對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首要戰犯進行國際大審判。在這場史稱東京審判的重大歷史事件中，中國法官梅汝璈殫精竭慮，對第一批日本甲級戰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贏得了世界的讚賞與尊重。

回望80年前的東京審判，梅汝璈先生之女、新中國首位國際法專業女博士梅小侃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一起開創了以法律形式制裁侵略戰爭的先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希望如今的人們特別是年輕一代不要忘記這段歷史，並且以史為鑒，從不同的崗位和角度，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

1946年3月20日，中國主要報章紛紛在顯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官梅汝璈今飛東京。」時年42歲的梅汝璈向前向新聞界直抒不辱使命心志，「決勉力依法行事，不負政府與國人期望。」

抵達日本後，梅汝璈立即投入緊張繁重的工作之中。在持續兩年多的審判過程中，他多次為了祖國尊嚴和公平正義而據理力爭。例如，開庭預演時，面對法庭將中國法官座次排在英國法官之後，梅汝璈當即提出強烈抗議，要求以日本投降書上簽字受降的先後為序，即按照美、中、英、蘇……的順序來排座次，甚至氣憤地脫下法袍以示決心。最終，法庭同意將中國排在第二的位置。

父親的努力：南京大屠殺單列一節

同樣因為梅汝璈的努力，東京審判的判決書詳細列舉了日軍侵華過程中的主要暴行，其中特別列出「南京大屠殺」一節，細數了日軍在南京實施屠殺、強姦、搶劫等滔天罪行，並認定在日軍佔領後最初6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人。

「忘記過去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災禍」

梅小侃回憶道，1962年2月，父親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二輯上發表了題為《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文章，對谷壽夫等人在南京大屠殺中所犯的罪行以及松井石根的審判細節進行了詳細的記述。在這篇文章中，梅汝璈強調，「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父親的建議：及時保存史料

「父親還建議及時收集整理南京大屠殺史料並保存下來，因為南京大屠殺的當事人正在一個一個離去，再不收集整理就沒了。」梅小侃說，「在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很少有人提這個事情，他提出這個建議很不容易。現在看來，他的建議是非常正確的。」

力主判處主要戰犯死刑

由於東京審判的法官來自不同國家，所依據的法律體系不同，以及各國受日本侵害程度不同，法官的各自立場也不同，因而在主要戰犯是否適用死刑的問題上分歧很大，來自澳大利亞的庭長韋伯主張將全體戰犯流放荒島，印度法官帕爾博士則甚至主張對全體被告「無罪釋放」。

對此，梅汝璈一次又一次地列舉日軍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別是南京大屠殺中令人髮指的殘酷暴行，力主判處主要戰犯死刑。他周旋於各國法官之間，呼籲他們珍惜手中「生死權之一票」。最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微弱優勢，通過了對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等7名首惡處以絞刑的嚴正判決。

對於這一判決結果，梅汝璈後來在《漫長的審判》一文中寫道：「七個絞刑犯之中便有五個是侵華巨酋。這事已超出了我的希望，內心當然感到再痛快不過。」

「不是誰拳頭大就聽誰的」

梅小侃指出，這段歷史在人類歷史上是非常沉痛的一段記憶，東京審判開創了以法治來解決戰爭罪行的先河，「不是說誰拳頭大、誰厲害，就聽誰的，而是說要通過一個理性的、法治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對當今世界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覺得年輕人應該了解這段歷史，要理解、要記住。」梅小侃寄語年輕一代以史為鑒、珍愛和平，「這些話我覺得真的不是一個空話，而是實實在在的一個目標，希望大家都能從不同的崗位、不同的角度爭取世界和平，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圖為1946年5月3日，東京審判的現場。資料圖片

▼東京審判時期，梅汝璈在辦公室留影。資料圖片



●梅小侃認為，東京審判對當今世界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香港文匯報南京傳真



繼承父親遺志發掘審判史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在梅小侃的記憶中，父親很少提及東京審判這段經歷。直到1962年上半年，當時就讀小學五年級的梅小侃讀到父親發表的《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後，才第一次對東京審判有了初步的了解。

「我現在在後梅的一件事，就是當時沒有問他，更深入地了解東京審判時的一些情況。」梅小侃感嘆道，當時自己和弟弟梅小璈都還年幼，對東京審判的重要性缺乏了解，年紀稍大一點後又離開父母，到內蒙古「下鄉插隊」。後來父親於1973年病逝，很多東京審判的歷史細節從此不為人知。

上世紀八十年代，梅小侃整理父親遺物時，發現了父親生前留下的半部遺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全部是父親手寫的手稿，用每頁400字的稿紙謄寫得整齊齊齊。」梅小侃說，非常遺憾的是，父親原計劃寫七章，但是只完成前四章就無法繼續，後來就抱憾去世了。

遺著問世受到廣泛關注

受父親影響，梅小侃在國家恢復研究生招生後，考取了北京大學國際法專業研究生，並於1986年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國際法專業女博士。在北大學習期間，一次法律出版社社長藍明良前去講課，梅小侃與其交談時提及父親遺留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手稿。藍明良認為這部遺稿很有意義，立即答應予以出版。不久梅小侃出國，梅小璈承擔起整理父親遺稿的工作，並

在1988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該書問世後受到廣泛關注，迄今已由多家出版社再版發行。2013年，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將梅汝璈的半部文稿、日記、函電等，以及梅小侃兄弟寫的紀念父親的文章，集納為《梅汝璈東京審判文稿》一書出版，此後又出版了通俗版《東京審判親歷記》，受到讀者歡迎，銷量不俗。

梅小侃介紹，《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東京審判親歷記》等書也在國際社會引發關注，美國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公司已經出版《東京審判親歷記》英文版，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包含梅汝璈文章的《東京審判文集》英文版，韓國、台灣的出版機構則分別出版了相關文集的韓文版和中文繁體版。

致力於歷史文獻研究等工作

梅小侃也發揮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專業優勢，長期致力於東京審判歷史文獻研究與譯介工作。她不僅將外國學者研究東京審判的論文集《超越勝者之正義——東京戰爭罪行審判再檢討》翻譯成中文出版，還參與了《東京審判文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等文獻的翻譯與審校工作。2017年，她還和先生余燕明合作翻譯了美國記者阿諾德·布拉克曼的著作《另一個紐倫堡——東京審判未曾述說的故事》，在國內出版發行。

同時，梅小侃還作為核心成員，參與《戰爭審判研究》叢書的編譯與東京審判文獻數據庫建設，系統整理梅汝璈法官的審判文稿與備忘錄，以完成父親未竟的事業。

罪行起點 應從1928年算起



●向隆偉認為，如果不是中方的堅持，日本侵略中國各種罪行，可能都會逃脫審判。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東京審判開庭之初，國際檢察局一度傾向於將清算日本戰犯罪行的起始時間定於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時，但中國檢察官團隊堅持將起始時間定在1928年1月1日，理由是1928年6月4日，日本關東軍謀殺中國東北、華北的最高行政長官張作霖，這就是戰爭行為。而日本是《巴黎非戰公約》的簽約國，該公約就是1928年簽署的。

「這不是戰爭 什麼是戰爭」

被告辯護律師喬治·山岡抓住這一問題大做文章，他在1946年5月14日首次發言時就發難，聲稱1941年12月9日中國正式對日宣戰前雙方未處於交戰狀態，因此不存在戰爭，也就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戰爭罪。

「當天下午，我父親首次發言就予以嚴正駁斥，他說，從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再到日本向中國各個地方發動侵略，屠殺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軍民。他質問日方律師：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這不是戰爭，什麼是戰爭？」仔細觀看過當時庭審錄影的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潛之子、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向隆偉說，「What is war? What is war?我父親連說了兩遍！」

正是向哲潛團隊的堅持，國際檢察局最終採納了中方意見，將清算起點鎖定在1928年。向隆偉表示，東京審判是以英美法系為主，庭審辯論的激烈程度是超乎想像的。例如，1947年10月6日法庭審理板垣征四郎的罪行時，中國檢察官團隊3個

人發言122次，辯方6個人發言123次，持續了整整一天，其間甚至出現了向哲潛走上講台和日方搶話筒的罕見場面。

最艱難的任務是收集證據

「最艱難的任務還是收集證據，包括人證、物證、書證。」向隆偉說，中國檢察官團隊組團非常匆忙，1945年12月份才確定向哲潛作為中國檢察官，尋找證據的時間非常短，而日軍敗亡之前又三令五申銷毀證據，加上中國老百姓缺乏保留證據的意識，更增加了尋找證據的難度。

為此，擔任中國代表團秘書兼助理檢察官的裴劭恒多次回國取證，還將許多中國受害者的書面證詞翻譯成英文，並且由受害者本人和裴劭恒同時簽字作證。這些書面證據當中，又以南京大屠殺受害同胞的證據為最多。



●在整個法庭舊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擺放了一個天皇「玉座」。央視截圖



●入口處資料架上陳列的，是日本自衛隊的宣傳冊「有必要徹底強化防衛能力的15個主要原因」。這類內容的出現格外諷刺。央視截圖

東京審判舊址竟擺自衛隊資料

從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東京審判歷時近2年7個月。今年3月，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記者向日本防衛省提出了拍攝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舊址的申請，經過多次溝通後仍被拒絕。最終，記者只能以普通遊客身份提出申請，才得以進入參觀，但無法作為記者在展廳裏進行出鏡報道。

在還沒進入展廳時，記者便注意到一處細節，入口處資料架上陳列的，並不是關於東京審判的史料介紹，而是日本自衛隊的宣傳冊。宣傳冊上寫着「有必要徹底強化防衛能力的15個主要原因」「完全掌握日本的防衛」。在曾經審判甲級戰犯的場所，這類內容的出現顯得格外諷刺。

法官席中央竟設天皇「玉座」

進入大廳後，歷史與現實的錯位感進一步加深。原本應再現審判場景的法庭空間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議的是，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接受審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在舊址裏。記者看到，在整個法庭舊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擺放了一個天皇「玉座」。講解員介紹，在這個最高的位置擺放天皇的「玉座」，可以讓天皇俯視這裏的每個地方。這樣的陳列安排，不禁讓人產生疑問，這裏究竟是在呈現東京審判的歷史，還是在延續舊日本軍國主義的畫風？更讓歷史展陳失焦的是，講解員輕描淡寫地帶過東京審判的歷史，來參觀的日本人也無視角落擺放的為數不多的東京審判的史料，反而對展示的日本軍服、軍刀等物品更感興趣。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舊址）的參觀歷時大約不到1個小時，隨後，記者與其他參觀者還被帶到一個地方，詳細聽了自衛隊的分布、武器裝備的型號、參加海外維和的情況，以及如何徵兵。

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舊址參觀的人數每天大約50人，記者參觀的這一天，除了記者本人與同事之外，都是日本人。記者在現場採訪了幾位參觀者，試圖了解作為日本人，他們有怎樣的感受。在面對記者提問「您如何看待東京審判？」時，參觀者多以「這個問題我實在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我就不方便評論了」回應。